

# 山上风景山下人

刘红梅

弯弯曲曲的路,重重叠叠的山,往里,再往里,有个地方,叫竹贤。这是个位于大山深处人不熟悉的地方。但有很多的文字,很多的故事,很多的图片,都是关于它的。

每一个到过竹贤的人,必定会去两个地方:朝阳坪,下庄。朝阳坪是自然赋予的恩赐,下庄有下庄人创造的奇迹。

山山水水本常见,奇山异水却难得。朝阳坪,每一处山岭都有独到的造型,每一种造型都像极我们熟悉的物象,或飞禽,或走兽,或日月。而这些如飞禽走兽的山岭的骨缝里,都深藏着属于它的神秘又动人的故事,百读不厌。

首先入眼的是两只凤凰,相向俯卧,看日升月落,宁静哀伤。春生哥早已化为自然之气归于自然,没有了等待的凤凰姐妹,在这世外之地,隔绝一切凡尘烟火,该是怎样艰难地熬过千年还将继续煎熬下去。本是动了的凡心,想收也收不回去。双翅微张,奋力欲飞,可是天王宝塔的魔法笼罩不散,所有的挣扎都无济于事啊。那么,就此落定吧,寂然之中姐妹对望,还好,有你相伴。

还好,还有眼前的湖泊相伴。那一汪明镜的湖泊,就是这坪坝明亮的眼睛,不动声色地观望着世事。眼见奔自己而来的凤凰姐妹因萌动凡尘情愫而遭此劫难,无能为力,只好将纤尘不染的蓝天白云收进湖底,将南来北去飞鸟的行踪看进眼底,将朝阳落日银勾玉盘金光银辉映进心底,然后信心满满静对凤凰荡漾微笑:有我,你们不会寂寞。

还好,还有对面过江的白龙相伴。对面山梁,巨龙横亘,欲走还留。许是腾飞于浩瀚

宇空飞得累了,想要找个地方歇息,恰好遇到这个地方;抑或是浩空俯望,这一处独合心意,不管怎样,它停留在这里,一停千年,舍不得离开。

这样的山水之间,长出的定然是奇花异草。每一株花草都是宝贝,不但悦眼,而且益身。一大片草地,绿草丰润,贴地而生。绿草之中,各色小花低眉顺目极为内敛地绽放着,不想抢眼却轻易就入了眼。最多的,是生长成片如迷蒙紫雾的非花非草的植物,一眼扫过,轻盈如梦。如果可以,每个人都愿意骤然静躺,任灵魂远离尘世纷扰随本性自由飞翔,追寻前世今生里最迫切又寻不到的理想。然后,醒来,心满意足离开。还有一种叫车前草,叶片较大,呈椭圆形,采来洗净,伴上佐料即是美味。还有紫苑,花苞紧收,展开露颜惊艳,叶片入药。还有,还有……

如飞禽走兽的山峦,是人们眼中的形象;或惊心或撩魂的故事,是人们口中讲出的故事;就算是花草,如果无人欣赏无人眷恋无处可用,也都失去其存在的意义。所以,自然的灵性缘发于人类的灵性。当然,自然在激发吸附人的灵性的同时也挑战着人的品格精神,最终,总是人类获胜,战胜了自然。下庄绝壁上凿出的拦腰穿崖路,便是下庄人战胜自然的明证。

山围之中,小小村庄安然于世外。在熙攘红尘中劳碌着的人们,从心底向往着这样一块与世相隔的宝地,那是因为没有亲身体验,想象的都是美好。就村中的人们来说,抬头仰望,除了一方蓝天几团白云,就是高耸入云的大山,茫然不知尘世的模样。他们也

想去喧嚣尘世热闹一回,不枉此生来世上走过一遭。而要翻越大山,需要脚踏险路,手攀峭石,一不小心滑倒,轻则断臂残腿,重则粉身碎骨。所以,只有少数胆大的,力壮的,可以看看大山之外的世界,并带回村子里极为罕见的稀奇物件。

山外吹来的风,激起下庄人强烈的向往。恨不能长双翅膀飞过高山,只要能够飞出去,变鸟也好。

当然这只是梦想。

一个叫毛相林的人带领下庄人将梦想变为现实。他的确无法让人插上翅膀,但他可以与乡亲们一起创造另一种奇迹。这个奇迹便是,绝壁凿路。

很多年前在宣传图片上看到下庄人凿路的场景。悬崖峭壁之腰,站在由绳索垂挂着的窠篓中的男人,用钢钎和铁锤,一下一下凿着坚硬的石壁。愚公的神话真实上演。下庄人说,用上十年时间也要把路修完。最终只用了六年多。六年多时间,壮汉可以老去,小孩长成大人,无法想象,那些站在篓中、爬在岩上的人们,是怎样在风吹雨打日晒雪浇的艰难中,在提心吊胆丢生奔命的害怕里,一寸一寸凿开坚硬石壁,凿成一条宽可容车的大道。

十多年后,走在这条大道上,仰观山顶,昂然高耸飞鸟不见踪影;俯视山谷,头晕目眩手脚兀自发软,我们,如此弱小。回首,两山之间的狭缝里,硬生生挤出来的蜿蜒山道。几乎不敢相信来时乘坐的车辆居然是从那里迤迳而过。

幸运的是,弱小的我们遭遇铁铸的强

者:凿路发起人和修路大力士。身材矮小的毛相林,站在多数比他高一头的人群里,居然有一种巍然之势。他不慌不忙地给我们讲述着修路始末历程,讲得极为平实。我想他应该已经无数次地给人讲过,但丝毫没成诵之态,每一个细节讲出来依然打动人心。我相信,每一次讲述都将他的心牵回了曾经的岁月里,筹划,开工,坚持,完工,每一个环节里千愁万绪苦楚辛酸,依然在他的胸腔里面翻涌,然后从他平静的语气里传递出来,叫人的心一丝一丝泛酸。站在一旁的大力士,一直憨然微笑,一言不发。有人说他已经五十多岁,而看过去却是未过不惑。从他的脸上,岁月的艰难没有留痕。

免不了在心底感叹,艰辛可以磨砺人,苦难才会摧折人。下庄人,毅然迎接艰辛的磨砺,将苦难踩在脚下,以钢铁般的意志抒写惊天动地的下庄精神。

站在山腰俯瞰下庄,依然宁静祥和,超然世外,寓勇敢于平凡,犹如太极,最强大的力量化于柔韧无形。

竹贤的领导说,今年内下庄这条路会硬化,修上护栏。下庄人的生活会越来越越好。而下庄人的精神,将会越传越远。

说不完的故事写不完的景,抒写不尽的情怀传唱不尽的精神。

竹贤,大山深处最璀璨的热土。



## 瑶姬助禹治洪水

向承彦

云华夫人,是王母娘娘的第二十三女,名叫瑶姬。她游东海回来,经过长江上,看到巫山峰岩挺拔,林壑幽丽,巨石如坛,非常喜爱这里的美景,就留驻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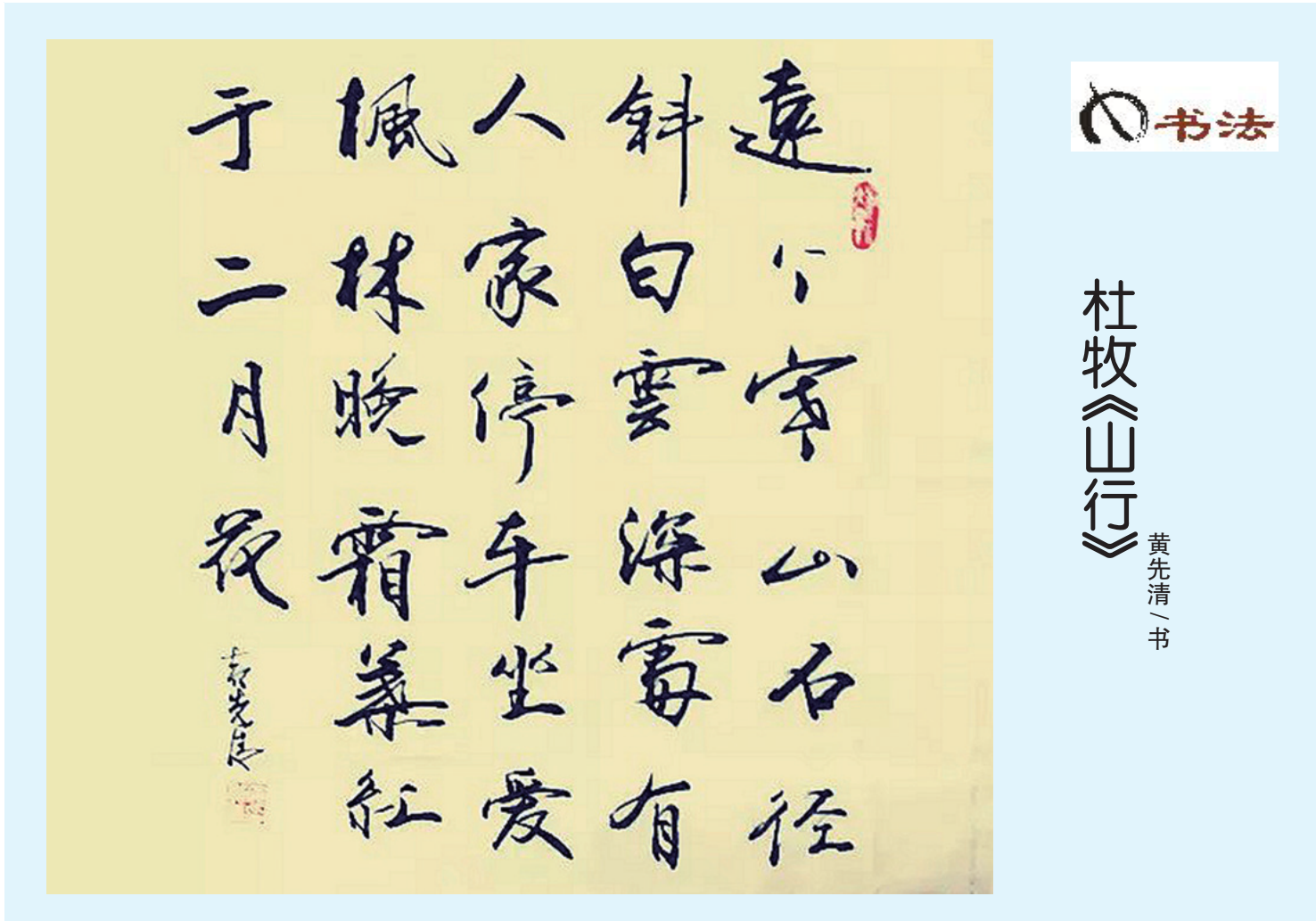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大禹治水,来到巫山下,大风猛刮,崖山谷震倒塌,无法遏制,治水遇到了严重的困难。大禹与夫人相遇,拜而求助。云华夫人就命令侍女,授予大禹策召鬼神的天书,派遣狂章、虞余、黄魔、大翳、庚辰、童律等神将,帮助大禹斩开堵塞的大石,疏通水流,让江水顺着开凿的河道东流。

大禹去拜谢云华夫人,只见高峻的山崖之巅,云华夫人转眼之间,变化为石头。一会儿又忽然飞腾起来,散开成为轻轻的云彩;一会儿又忽然停止下来,聚集成为傍晚的雨水。有时变成蜿蜒游动的龙,有时变成翩翩飞翔的鹤,千变万化,无法接近。

后来,大禹在云华夫人的帮助下,完成了治理天下水患的伟业,上天赐给他玄口,让他掌管天下,并封他为紫庭真人。

云华夫人就是巫山神女,有神女祠在巫山下,人们称她为神女大仙。隔江有神女石,就是她的化身。又有石坛称为天尊神女坛,坛旁长着翠竹,枝叶下垂,好像扫帚,有枯叶飞落,落在石坛上,竹子就借着风力把它扫去,石坛上总是干干净净。楚地的人世世代代祭祀她。

这个故事出自唐五代时杜光庭《墉城集仙录》,《云华夫人》是一篇“巫山神女传”,将瑶姬列为道教神仙,描述神女瑶姬助禹治水的故事,让巫山神女神话与大禹治水的英雄故事结合,使之流传极广,确立了神女有莫大之功于世的护佑之正神(仙)的地位。



## 老陈

江伟

老陈解释,我才知道不是秧歌,而是秧哥,人看起来也和秧歌确实无关。我们这里说人状态不好,便说这人秧,很秧,或者这人秧落落的。老陈来得快,“江老板莫担心,他看起来是秧,做活路还是得行,再说他又还是我老挑。”老陈一边自如地切换着对我的称呼,一边硬要地数说起老挑屋头的境况,两个学生读书口,女人身体不好口,上头还有八十岁老母口,抑扬顿挫,像极电影里那段遇急应急的台词。

“他从小这副秧落落样子,按说,不会是跑那边找人玩弄成这个样子的。”说着,老陈用手往他说的那边那个方向指了指,接着,又把找人玩的那个动作身子扭了扭。待旁侧秧哥一急,老陈话锋又一转,“不过,姨姐子托付过我,所以我还是把他带了个眼睛的。”老陈一扯老挑的衣袖,还加了力道,似乎自信这一扯,就扯得出老挑的精气神来。“更何况,他的钱那才是巴在肋巴骨上的哩。你看嘛,你看嘛。”老陈刷地在他老挑肋骨方位,做出用力撕钱下来的动作。不知他老挑生性腼腆,还是人在情急之下,他老挑竟啊啊啊啊啊咬牙不欲生状。

说笑归说笑,却不忍拂老陈面。只是这回移树的活真不轻松,加上初冬的刀子风,不知他俩会不会如那两棵盘根错节的树,到时忙乱得一样不可开交。树冠幅大不说,花台那儿也不好操作,老陈个子小,蹲那里,勉强还能左右左右地开挖,而放

不开手脚也定让人焦灼。他老挑不急不忙地转着土,他无需急忙,怎么转总比挖的快。这样就有了或蹲或站或转的间隙,过会儿他给他老挑点只烟喂过去,过会儿又给他老挑递杯热茶过去,遇老陈烦时他又说点什么让老陈乐一下。中间歇息时,两人还不时一同地发出坏坏的笑,待我被声音一引过去,他们又会一同地戛然而止,留给我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神情。

带土起树,其实特别沉重,也不好抬。一点点挪移,以便用口袋包缠好根土。又一点点挪移,费力着离开花台。最难,的就是抬下楼了。树一大,楼道更窄。尤其,树带土,脚重头轻,抬起头当然吃亏。老陈抬上了大头,他老挑望望他看着我,左右为难。“抬口,抬口,你几时吃过亏的口。”老陈催促着他,肩找着树身合适的点,他老挑似乎被什么激了下了,两人齐吼一嗓子,树上了肩。其间,他们将树身在肩上做了些调整,他们找着最好的平衡的点。虽然老陈个子小,又抬的后面,但仍用力着把树朝天往往上抖,努力让自己贴靠向土球的地方。往下抬的途中,老陈双手都紧抱着树,双手一如长在树上的枝,难以分开。

擦黑时,活终于干完。老陈整个手都在抖着,手指已接不住钱。他于是摊开整个手掌。“秧哥,你各人拿下你那一半,各人包好。下了楼了,我就不负责了哦。”手缓过来些后,老陈问我拿了个塑料袋,把搭在椅上的羽绒衣,慢慢地折好装好裹好,



## 李成燕的诗

那桥

那桥啊,就是一头低头饮水的牛

它站在峡口,饮动江水  
水聚拢来,山奔拢来  
连天上的云都堆积拢来。  
某一刻它打个响鼻  
太阳就匆匆赶来撑腰

它其实十分温顺,晃动时间之尾  
任凭人类的牧童横吹短笛  
甚至,它帮着人类反刍夜的斑斓  
江水、山峰、云雨,以及  
关乎万物未来的高深经文

### 在大宁河和长江交汇处

我看到的只是重合的交集  
实质是,它们原本是有辈分的  
除了记忆和河边的参照物  
与暮色溶解于水,一只小小鸟  
迅疾消失于夜幕一样  
它们的契合无形,正在无限  
扩大之中

实质是,依靠辈分  
长江的身体里暗藏加减的招数  
想摆脱都绝无可能。  
这与生俱来的血缘啊!

实质是它们转个身,夕阳就远走  
在它身边的路灯,明亮还嫌不够  
又高挂起月亮的灯盏  
它们的契合度远比不上两条河流  
原因很简单:离得太远,忒不靠谱  
但它们和水都是恒久的亲戚  
大宁河和长江,是母女

实质的实质是,只要水还在走  
此种关系就不会变  
即令水不走了,家谱也不会变  
你听,泛光的水正在哗哗拍打  
时间的岸

晚晴

江面上,起飞一只鸟  
又起飞一只  
它们飞向落日的跑道  
被江水固执地拉起

我十分相信  
江水的停机坪场上  
一定还有群鸟  
在暗处候着,迟缓夜色

慢慢再系在了扁担一端的绳上。“儿子去年过年给我买的,舍不得搞脏了。这个羽绒的,洗多了,就不热和了。”说罢,他把扁担往肩上一扛,塑料袋在空中晃了晃,老陈轻踢一下老挑屁股,“你该气力还足嘛,那晚上你来炒两个菜,陪我好生喝一杯。”

后来多了,就习惯了他俩。老陈来,老陈他们来,都一个样。直到去年夏天安装电梯,请老陈的日子开始少了起来。安装电梯后不久,请老陈搬过几次东西。其中有一次,他全程都扬着笑,我笑他中大奖了,他说,“不是,不是,再大的奖都没这个。”我又笑,终于他忍不住了,“给你说嘛,我儿子在重庆考起单位了,再跟你们一样拿工资了,再不得像我靠卖力气吃饭了。”难怪他乐成这样。“江老师,我太高兴了,所以说,今天这回,我免费。”“呃呃,老陈,电梯,坐电梯。”待我想喊住他,他已转身从楼梯间跑了下去。

前几天,一个傍晚,我在锻炼的地方一眼看见老陈,他和几个妇女围坐石桌打牌,老陈讲着什么,她们笑着什么。走近打招呼,老陈新理了短发,一件白蓝相间细格体恤,很精神。抬头看见我,老陈一跳,胡乱着抓扯脸上贴的纸条,“是江总嘛,好久不见了。黑些没事,斗几盘地主玩。几个死婆娘,真像斗我样,一脸都遭糊满了。不过,对面这个女人除外,还是各人亲媳妇儿好些。”他眼一逡巡,顺势纠正了下了自己的说法。“给你们说,江老师和我,我们老伙计了。”

